兩晋文鈔 二

漢書門 類
三七九一 號
一四五 函
九 架
六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三七九一 號
六 冊
七 架
三五九 函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791
冊數 6（2）
函號 359 40

兩晉文鈔卷之二

○與傅玄書　　王沈

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

推奬鄭重。恐傅子未堪副此語耳

林氏藏書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訓子孫遺令　　王祥

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啓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勳沒無以報氣絶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壟穿深二丈槨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精脯各一盤玄酒一盃爲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

晉文鈔　卷二

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頴子所以為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此與杜預遺令石苞終制同意而太保語更有仁孚忠孝之思

○○讓開府表　　羊祜

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頓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悚。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連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傾覆尋至。願守先人敝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

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
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
於屠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
大哉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且
臣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祿大夫李憙執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大
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清亮簡素立身在朝
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位外內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
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
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

留連必於外虞有闕匹夫之志有不可奪
就中不無滌心妙用然語語無飾出於至誠有德之言足以動
人其一念推賢為國之心能使淺狹人愧服吾所謂惟大臣乃
能為大將意益如此　鍾惺

〇〇〇上平吳疏　　羊祜

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埽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為之化也、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

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捲。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

五言佳句

文如鴻毛遇順風

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盪。吳緣江為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

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剋可必矣

晉武惟平吳一事差有開國帝王謀斷而羊祜杜預從容將相之間一洗鄧鍾入蜀戾氣觀祜伐吳一疏始終以戢兵和衆爲主無復功臣伎倆其厚故自不同也　鍾惺

神色英邁機杼警策洵英雄之上流亦老成之忠悃

○誡子書　羊祜

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弘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異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爲德首愼爲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以受口不得宣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恥及祖考思及父言纂及父教各諷誦之

長者之言與伏波語亦大約相似

○○與從弟琇書　羊祜

吾以布衣忝荷重任每以尸素為愧天命既隆惟江南未夷此人臣之責是以不量所能畢力吳會當憑朝廷之威賴士大夫之謀以余克之舉除萬世之患年已朽老既定邊事當自角巾東路還歸鄉里於墳墓側為容棺之墟假日視息思與後生味道此吾之至願也以凡才而居重位何能不懼盈滿之責耶疏廣吾師也聖主明恕當不奪微志爾

冲襟道氣語出縣中非矯飾恬退者可擬

以僉光之舉。隙萬世之患。年已朽老。既定邊事。當自角巾東路。還臣之責。是以不量所能。畢力吳會。當憑朝廷之威。賴士大夫之謀。吾以布衣。忝荷重任。每以尸素為愧。天命既隆。惟江南未定。此入

〇〇與從弟琇書　羊祜

〇〇春秋左氏傳序　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

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義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統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者之類皆所以啓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義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

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曆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

此說正

辛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條析左氏義例甚詳核行文亦雅淨第稍失之煩瑣終是訓詁涿派不失文章家　孫鑛

預嘗言德不可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竟用平吳左氏注二事實之古人自審不苟如此立德一語預其陰以推筆括乎　鍾惺

釋例固可孤行傳癖亦自難諱優柔厭飫數語可謂言之津津

○○遺令　杜預

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為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功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

孫鑛曰闡立墓之意語語名通

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亾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齊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

古來達人多以薄葬為念非以夷落身後亦深以自為也預好後世名至以二碑紀績欲使陵谷變遷志托不朽茲又先為遺令如此何其念之深也

朱東觀○堅樸敍素猶有東京風味

○考課略　杜預

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遠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有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

簡而易從也○夫宣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
傷理、令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
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
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
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
鈞、誠有難易、各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
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乙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
理○即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
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

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
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頹○亦無取於黜陟也○
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為黜
陟之課、舉其略如此、其法可為世世規者、可行之之多弊哉、譚
元春
考課之難行○本以議論多端、牽古制則迂○隨時宜易徽也○東坡
言治法不如治人○此言庶幾○陸夢龍
此與劉毅論九品八損疏意相表裏皆經國之訏謨程材之要
議

○律令注解奏　　　杜預

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則易見。禁簡則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鐘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絶異理也。法出一門。然後人知恒禁。吏無淫巧。政明於上、民安於下、今所注皆綱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

預與賈充等定律令既成為注解奏語甚簡直明切

伐吳疏　杜預

自閏月以來賊但敕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認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為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唯陛下察之

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詞甚堅確

再上伐吳疏　　杜預

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得已功不在身（遠甚）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緣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畧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

晉文鈔

時帝與張華圍棋預表適至華推枰歛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

揣伐吳之利愈明決愈深透

○參訪郡守疏　　何曾

臣聞為國者以清靜為基而百姓以良吏為本今海內虛耗事役衆多誠宜恤養黎元悅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為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愚惑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為亂之大禍者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

宜粗有威恩為百姓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
政丞掾不恤庶事或體性疏怠不以政理為意在官積年惠澤不
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罷亦不至黜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
之期臣愚以為可密詔主者使隱核參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
人物及牢牧少恩好修人事煩撓百姓者皆可徵還為更選代

郡守為親民之要悉心理政迭迭重此此疏深識原本 張嵲磊

上魏明帝論伐遼疏　何曾

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則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為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懿奉辭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迴阻四十餘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別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邊諸將及懿所督皆為寮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

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戒。臣愚以為宜選大臣名将威重宿著、盛其禮秩、遣諸懿軍、進同謀畧、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

時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遣司馬宣伐之、會疏雖不從、然是兵家要論、不可不存。

○理兄表　后崇

臣兄統以先父之恩、早被優遇、出入清顯、歷位盡勤、伏度聖心、有以垂察、近為扶風王駿橫所誣謗、司隷中丞等飛筆重奏、劾案深文、累塵天聽、臣兄弟跼蹐、憂心如悸、駿戚屬尊重、權要赫奕、內外有司、望風承旨、苟有所惡、易於投卵、自統枉劾以來、臣兄弟不敢一言稍自申理、戢舌鉗口、惟須刑書、古人稱榮華於順旨、枯槁於逆違、誠哉斯言、於今信矣。是以雖董司直繩、不能不深其文、抱枉含謗、不得不輸其理、幸賴陛下天聽四達、靈鑒昭遠、存先父勳德之重、察臣等勉勵之志、中詔申料、罪譴澄雪、臣等刻肌碎首未足

上報臣即以今月十四日與兄統浚等詣公車門拜表謝恩伏度奏御之日暫經天聽此月二十日或被蘭臺禁止符以統蒙宥恩出非常臣宴然私門曾不陳謝復見彈奏訕辱理盡臣始聞此惶懼狼狽靜而思之固無怪也苟尊勢所驅何所不至望奉法之直繩不可得也臣以凡才累荷顯重不能負載析薪以答萬分一月之中奏劾頻加曲之與直非臣所計所愧不能承奉戚屬自陷於此不媚於竈實愧王孫隨巢子稱明君之德察情為上察事次之所懷具經聖聽伏待罪黜無所多言

詞調堅蒼諷切權貴處亦自鯁亮多鋒

○金谷詩序

石崇

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為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

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

豪邁在目昔人謂王右軍得人以蘭亭序擬季倫金谷序甚有喜色當不妄耳

○思歸引序

石崇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年五十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遯於河陽別業○其制宅也○郤阻長隄○前臨清渠○柏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鳥魚○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游目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傲然有凌雲之操○欻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此曲有弦無歌○今為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今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

擬託傲岸胸次不凡

許巢論　石崇

客有問於余曰、昔許由巢父、距堯之讓、逍遥頤神。寶已遺世。司馬遷以假託之言。必無此實。竊以為然。余答之曰、是何言歟。蓋聞聖人在位。則羣材必舉。官才任能。輕重允宜。大任已備。則不抑大材。使居小位。小材已極其分。則不以積久。而令處過材之位。然則稷播嘉穀、契敷五教、皐陶夔龍、各已授職、其聯屬之官。必得其材。則必不重載。兼置斯可知也。巢許則元愷之儔。大位已充。則宜敦廉讓以勵俗。崇無為以化世。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化。民莫能名。将何疑焉。

自有高淡之味

〇〇薦裴秀書　　毋丘儉

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靜守真性入道與博學強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太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羅之儔兼包游夏顏冉之美

王戎謂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二語與玄靜守真性入道與並能言季彥之微者

○○地域圖序　　裴秀

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秘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深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

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為地圖十八篇。制度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筭。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迴。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

又歸重準望。即周禮土圭之術。

留心經制。恢弘大略者。不可不考覽方域。以此準量地理。亦可無星離斗剖之失已。

陸夢龍

條理秩然。制度之篇亦其準則

○○請改尺度奏　　裴頠

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夭。為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

頠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律度也撿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頠上言卒不能用

○諫東宮侍從　　裴頠

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游接、必簡英俊、宜用成德、臣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

時以陳準子匡韓蔚子嵩竝侍東宮故頠陳諫

○崇有論　　裴頠

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俗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為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語未了了是兩晉習氣然非佳處）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

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群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乃若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

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敢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絶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辨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巧者贊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其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

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為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為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為主偏立一家之辭[illegible]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為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為務若[illegible]近以虧業則沉溺之釁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illegible]播之累而著

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於胸懷宜其以無為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為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為宗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析其情孫卿揚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列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頠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為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擿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

之義弗可奪也顧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
乎達百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彷彿可以崇濟先典
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
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
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為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
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為之所
此段玄○秀可益全篇
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
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
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
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
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

此為析理之文除心匠二喻名通可貴前辭殊多謇澀試讀嵇
中散聲無哀樂諸篇便有切理會心之妙乃知文士不可無筆
是論既是箴時所係文逸民一世談藪文苑共推要未為全美
之作也

〇〇女史箴　　　　　　　　　　　　裴頠

膏不厭鮮水不猒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衣雖多無貴於色邪徑雖利無尚於直春華雖美期於秋實冰辟雖澤期於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動目行美動神天道祐順常與吉人

跌宕高古雖小遜茂先而鮮警奇秀不可多得

○○四體書勢　　　　　　衛恆

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

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厠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古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偽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苯蕁以垂穎（語本中郎）山嶽峨嵯而連岡蟲跂跂以若動鳥似飛而末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門（妙訣）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穨若雨墜於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緜緜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為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覩物象以致思非言辭

之所宣。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
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
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
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
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
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公以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
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
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

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
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
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又許慎撰
說文用篆書為正以為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為二篆
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
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武都
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
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篆字勢）曰鳥
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真。形要妙。巧入神。龜文

鍼剡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腹短身頳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
之棼縕揚波振撆鷹跱鳥震延頸脅翼勢似陵雲或輕筆內投微
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
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群游駱
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
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鄰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
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為學士之範先喜文
德之弘懿慍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頫仰舉大略而論旃秦既用
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
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
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
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討錢（鍾惺云事韵）
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
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為袁術將今鉅鹿宋子
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
荊州募求鵠鵠之為選部也魏武欲為洛陽令而以為北部尉故
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秘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
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翫之以為勝宜官今宮殿題（好事）

署多用鵠象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祕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隸字勢）（此点中郎作）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蜿蜒繆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簴設張庭燎飛煙嶄巖巇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睹將祕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

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

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勢）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隷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跱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黝黶點黯狀似連珠絶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淩邃惴慄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螗挶枝絶筆收勢餘綖糾結若杜伯揵毒緣戲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摧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幾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髣髴若斯

通篇可作字賦字譜　王世貞

敘次點綴姿態橫生四勢亦小賦之絶工者後世莫能及也

女史箴

張華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羲、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結褵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檻馮媛趍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悋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罔隆（開法）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合法）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

余以疑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於小星戒彼攸遂比心斂斯則繁爾類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用列子）翩以取尤冶容求好君子所讐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四字韻語而揷而宇其中然是矯健有勢蓋本虞箴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来雖是四言却流動有頓挫調圓而意活後來大寶箴本此　孫鑛　一意寫來曲折變化章法得之金人銘

○藥論　張華

神農經曰上藥養命為五石之練形六芝之延年也中藥養性合歡蠲忌萱草忘憂下藥治病謂大黃除實當歸止痛夫命之所以延性之所以利痛之所以止當其藥應以痛也違其藥失其應即怨天尤人設鬼神矣

華又有酒論云重醞醇醴沃土泉清甜苦無常五味相幷

○鷦鷯賦序

鷦鷯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淺體陋不為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繁滋族類

羣居匹遊。翩翩然有以自樂也。彼鷲鶚鵾鴻。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舉足以沖天。觜距足以自衛。然皆負增嬰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賦之云。

○相風賦序

太史候部有相風、在西城上、而作者弗為。豈以其託處。幽。閑。違。衆。特。立。無羽毛之飾。而丹漆不為之容乎。

最有筆意

○請復選舉疏　衛瓘

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為貴。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

為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古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為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為邑里郡縣之宰即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縣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游即華競自息各求於已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覈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

選舉之制世不一論要以程才廣用漢法旨為簡盡九品權時非経通之道誠嘉謨也　陸夢龍

知名不可虛求則還修其身此語可謂簡到

○○駁不用古尺奏　　摯虞

時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為正潘岳以為習用既久不宜復改故虞駁之

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絓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

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竝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明切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

安仁語殊無學問仲洽此駁可謂條暢名通

○○致齊王冏箋　摯虞

間於張華沒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爲社稷之鎭其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於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此之時諫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逆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

不沾沾訟華第引斷大體表以較事斯爲枝款之要論　朱東觀

武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云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攸問之父也○華為趙王倫所誅倫敗冏輔政虞乃致書於冏冏奏復華官爵遣使弔祭之○愍懷太子之禍諸公王莫有言者惟華與裴頠申救之得免為庶人此大節也虞此議固為公正不可少者

○荅杜預喪服書　摯虞

唐稱遏密殷云諒闇（諒闇解杜預最詳）各舉事以為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幾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

既虞卒哭除服正位議禮之家屢代紛紛矣要以盡終制之名而聽政冢宰則楊駿之於晉隋文之於周篡亂之禍必啓矣世無周公其人其尤以權時為重哉　陸夢龍

元顗考據精詳仲洽引義斷決並足裨益經傳闢腐儒之口舌

東堂策問

頃月食正陽水旱為菑將何所修以變大眚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為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於時務而未見申敘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

對策　摯虞

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菑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菑消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菑

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巖豈或有懷道釣築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夭厲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蓽門不逮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疇荅聖問

風範雅正猶有賈董之遺

○文章流別論　摯虞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像。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至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此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喩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正之德也、古之作

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情義為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為本則言當而辭無常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麗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説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為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為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為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夫詩雖以情志為本而以成聲為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詩之正也

假象過大數語可以補士衡文賦之未備成聲為節尠得詩樂相貫之理可與知者言也

挽歌議

摯虞

挽歌因倡和而為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

獨弦哀歌悲歌當泣並是古語此義固無不通也

〇師服議　　　　　　　　　　摯虞

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疑於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顔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群居入則絰。出則否。所謂弔服加麻也。先聖為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為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為得。故屢遷而不嫌。脩業者以日新為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云。夫子常師之有。淺學之師。暫學之師。不可皆為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

新禮無服如舊

情理曉暢不俟煩多

○省吏議　荀勗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名言）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坐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為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偽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

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儌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悁以容之簡文案略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頤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擾爲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爲百姓所鬻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姧矣凡此皆愚所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爲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儻有駁者或至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須臾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

設官分職繁簡之數亦縣時宜然事煩官曠叢脞之弊遂成此議列省事之善可謂詳明得體　陸夢龍

汰冗濫之官捐不急之務而其源在於清心寡欲即從來議者無以易也首三句檃括簡當至蕭曹似得黃老之緒耳而便以爲清心之本或亦未之深求

○陳時政疏　　傅玄

臣聞舜舉五臣無爲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羣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況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已上子弟爲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材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

其分百官子弟不脩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令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為亟定其制通計而天下若干（意倣商君）人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為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為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尚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引語不類）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為子則孝為父則慈為兄則友為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為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為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聽乎

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還敘也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居不見久則競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為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

陳論非特救時之略皆可易世不弊者言辭警直適符其人史稱玄天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竦踊不寐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其雅尚亦概可覩已　楊廷樞

游辯於臺閣主風其雅尚亦概可想已○　楊廷樞

○○扶風馬鈞序　傅玄

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少而遊豫○一不自知其為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為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又焉可以言校也○先生為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

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裁、先生曰、虛爭空言不如試之易效也於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者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地可以爲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更奇)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劒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鬭鷄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之於樓邊懸濕牛皮中之則隋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懸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爲常則以斷懸石飛擊敵城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懸瓴甓數十飛之數百步矣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通見理、聞而哂之、乃難先生、先生口屈不對裴子自以爲難得其要言之不已傅子謂裴子曰、子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解者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遠矣心乖於內口屈於外此馬所

以不對也傅子見安鄉侯言及裴子之論安鄉矦又與裴子同傳
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
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顔淵
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以事取
之者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
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況自此
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之難盡而
試之易知也今客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貴十尋
之木勞二人之力不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
人異能此猶以已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御難盡之物此所
以多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
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妬同事者相害
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為衡石廢衡石
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為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
鄉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矦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
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況幽深之才無名之樸乎後之君子
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班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
能過也公輸般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雖為侍中馬

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安鄉侯者曹羲也武安侯者曹爽也

敍馬先生巧處殊爲津津而感慨之意層疊相見

乘輿馬賦序　傅玄

往日劉備之初降也太祖賜之駿馬使自至廐選之歷名馬以百數莫可意者次之下廐有的顱馬委棄莫視瘦瘁骨立劉備撫而取之衆莫不笑之馬超破蘇氏塢塢中有駿馬百餘匹自超以下俱爭取肥好者而將軍龐悳獨取一騧馬形觀既醜衆亦笑之其後劉備奔於荊州馬超戰於渭南逸足電發追不可逮衆乃服焉

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讀此序愈覺古語有味

○口銘　　傅玄

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存焉、

○棟銘

國有維輔、室有棟梁室之傾尚可柱也心之傾不可輔也

○筆銘

韡韡彤管冉冉輕翰正色玄墨銘心寫言

○燈銘

晃晃華燈。含滋炳靈。素膏流液。玄炷亭亭。丹水陽輝。飛景蘭亭。

○劍銘 并序

序甚古勁

道德不修。雖有千金之劒。何所用之。先王觀變而服劒。所以立武象也。太上有象而已。其次則觀用之銘。曰光文耀武。以衛乃國。

○澡盆

與其溺於水、寧溺於德、水之清猶可織也。德之脩不可磨也。

○水龜

鑄茲靈龜、體象自然、含出源水。有似清泉。潤彼玄墨。染此弱翰。申情寫素。經緯羣言。

○靈虵

嘉茲靈蛇、斷而能續、飛不須翼、行不假足、上騰霄霧、下遊山嶽、進此明朱、預身龍族。

儗巾几諸銘中多質秀之詞

○箏賦序　傅玄

箏以為蒙恬所造今觀其器上圓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空合弦柱十二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存鼓之則五音發體合法度節究哀樂斯乃仁智之器也豈亾國之臣所能開思運巧哉或以為蒙恬所造非也

○序連珠

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喩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

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班固喩美辭壯文章弘麗最得其體蔡邕似論言質而辭碎然旨篤矣賈逵儒而不豔傅毅文而不典

二叙考據不苟而運筆正復秀約多風

與楊駿箋　傅咸

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縣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機也逮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制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雖大孝烝烝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年至於萬機之事則有不遑今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自居此雖謙尚之心而天下未以為善天下未以為善者以億兆顒顒戴仰宸極聽於冢宰懼天光有蔽人心既已若此而明公處之固未為易也竊謂山陵之事既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猶不免謗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既未易而處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

意忘言言未易盡苟明公有以察其悾款言豈在多

婉而暢言不煩而意極款至

○答楊濟書

傅咸

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為忠益而當見疾乎

顧榮謂傅長虞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此書固是其寫照

司隷教

傅咸

司隷校尉舊號臥虎誠以舉綱而萬目理提領而衆毛順者也

燭銘

煌煌丹燭焰焰飛光取則龍景擬象扶桑照彼玄夜炳若朝陽焚形監世無隱不彰

畫像賦序

先有畫卞和之像者以為臧文仲之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卞（想頭甚奇）和自刖以有證相去遠矣戲畫其像於卞子之旁赤其面以示猶有慚色

○羽扇賦序

昔吳人直截鳥翼而搖之。風不減方圓二扇。而功無加。然中國莫有生意者。滅吳之後。翕然貴之。無人不用。

○鶯賦序

有言鶯今年巢在此、明歲故復來者、其將逝、翦爪識之、其後果至焉、

○叩頭蟲賦序

叩頭蟲蟲之微細者。然教之輙叩頭。人以其叩頭。傷之不祥。故莫之害也。

○桑樹賦序

世祖昔為中壘將軍、於直廬種桑一株、迄今三十餘年、其茂盛不衰、皇太子入朝。以此廬為便坐。

並以短斷為妙元結諸詩歌序大約倣晉人也

並以短辭為妙元結讌詩衆序大抵倣晉人也

哀皇大子入朝以乎盧為侯也

世祖昔為中壘將軍於直廬種桑一株迄今三十餘年其茂盛不

○○桑樹賦序

○劾王戎等奏　　傅咸

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今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

○劾王戎奏

書稱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期、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滋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

開張浮競驅動浮華彈章中新切之句

○諫補内官書　傅咸

臣咸以為夫興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逮於仄陋疇咨無拘内外之任出處隨宜中間選用惟内是隆外舉既頽復多節目競内薄外遂成風俗此弊誠宜急革之當内外通塞無所偏耳既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况乎官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選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為責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

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縣也、委任之懼、甚於限法、是法之失、非已之尤、尤不在已、責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而無恥者也、苟委任之、一則慮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已快則朝野稱詠、不善則衆惡見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以苟免乎。

官人貴於不偏、制事無須限法、明辨大體之論。　鍾惺

陳世俗奢侈書　傅咸

臣以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縣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縣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爲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此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

奢侈之費甚於天災此語警絕

○攝職上奏表　　傅咸

臣既駑弱、不勝重任、加在哀疚、假息日闋、陛下過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款、歸窮上聞、謬詔既往、終然無改、臣雖不能滅身以全禮教○義無靦然虛忝隆寵○前受嚴詔、視事之日、私心自誓、隕越為報、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切敕都官、以此為先、而經彌日月、未有所得、斯繇陛下有以獎厲○憲於愚戇○將必永繫○故自掩檢○以避其鋒耳○在職有日○既無赫然之舉○又不應弦垂翅○人誰復憚○故光祿大夫劉毅為司隸、聲震內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繇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

率懷直質○無所撓阻○猶見當時簡易之風○陸夢龍
惠帝詔荅咸云但當思必應繩中理威風自伸何獨劉毅語亦凱切

○○駮改社表　　傳咸

祭法二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郊廟、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薦於上帝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親耕謂自報○自為立社者為籍而報也○國以人為本○人以穀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為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師也○景侯此論、據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為人閒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為人閒之社○未曉

此旨也。太社、天子為人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夫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為立社。故稱太社。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為名。左氏傳盟於清丘之社是也。人間之社。既以不稱太矣。若夫不立之京都。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為羣姓立七祀、自為立七祀、言自為者。自為而祀也。為羣姓者為羣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祀其文立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按祭五祀、國之大社、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社伯、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為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見思惟。景侯之後解亦未易除也。前被敕尚書召誥社於新邑、唯一大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則稷無牲矣。說者則曰、舉社以明稷。何獨不可舉一以明二。二國之大計。祀與戎。若有過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設壝之無稷字。說者以為畧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結得住）。而加立帝社之稷。

二社之義甚明令人以社字為諱何耶

○諫齊王攸就國表　　庾旉

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元勳睦親顯以殊禮、魯衛齊晉大啓土宇、並受分器、所謂惟善所在、親疎一也、大晉龍興、隆唐周之遠蹟、王室親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乂安、今呉會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出統方嶽、當遂撫其國家、將準古典、以垂永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及呂尚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未聞古典以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

丞相三公之上、其八讚朝政、若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為隆寵也。昔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以為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以為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在朝庭為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之、淋向有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諺所謂芘焉而縱尋斧柯者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耶。不宜大啓土宇表見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興、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

是時武帝方忌攸、而朝臣並歸心於攸、故多以就國為言者、峻辭尤切直、眺而幾致不測

○論宜敦禮讓表　　庾峻 ○論頭好○

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爲賢衆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爲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棲於丘園高節出於衆庶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惟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爲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於主行雖詭朝而

功同於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為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唯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蝨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勳而班在叔孫之後盖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故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祿於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於朝而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愛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

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後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報政撓於羣言衡石為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亂天下者今之為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愚以為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

懐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歷試
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蒞小
則使人以罷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
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
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
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檢。危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脱屣。路人
為之隕涕辟寵如金石。庸夫為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
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
始於匹夫行義不敢終於皇輿為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
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
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
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

與劉寔崇讓論意相似而劉語頗傷冗率此篇殊多妙議

○抵疑　　夏侯湛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閶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煇于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期、龍蟠六年、英耀禿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文、蕩駘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情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辨、宜吾子之陸沉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

晉文鈔　卷二

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傭賃抱關之隸負俗懷讒之士猶將登為大夫顯為卿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變錙銖之力向若垂一足迴一翼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極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沈默使吾子棲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吝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照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寔吾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褒飾之太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

抑因子大夫之忝在敝室也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騃乎客曰敢祗以聽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闚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敍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羣出萃卻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匱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

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黠妍嘔喁辯佞隨羣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為四境海內無虞萬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黎苗之樂函夏若遊形之招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御青鎖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譏適可充衛士之爨盈掃除之器辟猶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鑪增勢若燎原之烟彌天之雲霆之不益其熱嗡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塹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百謂陵嶒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固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渦瀨從容乎農支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羣后羣后受國以臨其邦縣大

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為務、受任者以進才為急、今也則九州為一家、萬國為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遊、閭邑之縉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弘風長譽、推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誦訓傳詩書、講儒墨說玄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於細猥之中、則為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為親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為靜。以寡交為慎。以弱斷為重。以怯言為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得士者不私

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倫、朱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蔑昆吾之功、嗤桓文之勳、抵掌管仲、蹉雹晏嬰。其遠則欲升鼎湖。近則欲超太平。方欲保重嗇神。獨善其身。玄白沖虛。仡爾養真。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蹴躡鄙事。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也。子獨不聞夫神人乎、噏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大清、遊山嶽、靡芝草矣。白玉不因而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慾。不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

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發謀出奇使鶴鳴受和好爵見縻柳乃沉身廊署約志勤卑不亦羸哉且伊尹之干成湯甯戚之迕桓公或投己鼎爼或庸身飯牛明廢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廚而登阿衡甯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矯身擢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鉛刀不能入泥騏驥騂騮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駑蹇不能邁畝百鍊之鑑別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高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覺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以上朝堂咨世問不過顯所知僕以竭心思盡才學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為其不自銜哉子不嫌僕德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為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徼文傅說操築以寤主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此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揚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人懷柳下惠三黜於士官僕雖不敏

竊頗彷彿共清塵、
泰始中孝若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
自廣云○亦有異彩耍少鍊之為佳

○虞舜贊　夏侯湛

有虞愔愔、揖讓鼓琴、垂拱臨民、訩彼南音、世澄道玄、天下混心、民思王度、如玉如金、

○顏子贊

知彰知微、體深研機、明象介石、量同聖師。擬顚罔滯、在言靡遺、仰諸惟高、瞻之彼希、

○管仲像贊

堂堂管生、志存興仁、仁道在已、唯患無身、苞辱遠害、思濟彝倫、心寄鮑子。勳成生民。

〇左丘明贊

世亂讒勝君子道憂丘明達聖致志春秋微言遯難旁行不流庶幾斯文希志訓猷

〇〇范蠡贊

悠悠范子求仁在已進報危國退弘眇理身與勳偕名與身否逸羣遠遊永齊終始

〇〇魯仲連贊

巍峩先生有邈其節流仁憂亂抗道自潔隨事抑揚與時開闔在幽能泰處闊惟悅

〇〇〇東方朔畫像贊并序

夏侯湛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樂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亦不可以垂訓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才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算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諱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脈藥石之

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鄉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談者又以先生嘘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覲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遥城廓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儉罔憂跨世陵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跡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仿彿風塵用垂頌聲

敘贊之文邁往透脫非斯篇翰不足以辱先生也

〇羊秉序　　夏侯湛

秉字長達、泰山平陽人、漢南陽太守續曾孫、大父魏郡府君、即車騎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齠齔而佳、小心敬愼、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羣從父率禮相承、人不閒其親。雝雝如也。仕參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沖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產以為無與為善。自夫子之沒。有子產之歎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善而禍繁也。豈非司馬生之所感歟。

簡文謂湛作羊秉序極可想、今觀之亦以淡淡佳耳、今人好多

好雜者直不知味在何處

夏侯稱及榮序　夏侯湛

稱字叔權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兒為之渠帥戲必為軍旅戰陣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捶衆莫敢逆淵陰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聞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讌會氣陵一座辯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弟榮字幼權幼聰惠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

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劍而戰。遂没陣。

句法短勁

終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